

特别是那几间独具一格的小展馆,飘荡着世纪的风云,显露着小镇的过去

太平沟,找回了历史的记忆

胡世英 文/摄



让小镇多了不少古往今来的故事

从萝北径直向北走,便是那个小有名气的太平沟了。乍听去,对这个名字还不以为然,而走到近旁却觉它有些不寻常了。

原来它是一个有着历史底蕴的清代晚期小镇。那是清朝末期同治年间的1864年,太平军、捻军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断然把这些被俘的官兵们流放到了这片最边远的地方,那时这里还是一片少有人烟的蛮荒之地,它的北部、西部、南部三面都是绵延千里而迭宕起伏的小兴安岭及其腹地,东面是滔滔的黑龙江,江对面即为俄罗斯。由于小镇脚下是黑龙江,所以当时这里最大的一处设施就是船站码头,它表明着这里还有一点人气。

但是,这里的地质地貌却十分奇特,山脉与丘陵纵横,江河与溪流交织,尤其是地下的黄金蕴藏不知为什么那样丰富,泥沙中都泛着金色的光芒,地上的各种资源也是应有尽有,故而清政府便把这里划为了大清朝廷的垦荒地和淘金地,于是,那些被流放的官兵都纷纷解送到了这里,从此开启了一个垦荒与淘金的时代。

在那样一个落后的时代里,垦荒与淘金显然是艰辛而酸楚的。在这艰辛与酸楚的后面,想必那些流放的官兵肯定有着诸多不为人知的凄苦岁月,有着无可奈何的囚徒般的痛苦呻吟。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下,这些流放官兵以他们流行的“家礼教”为依托,寻求着精神上的一种慰藉,他们在生活与劳作的一片片山沟里,建起了那些有山神色彩的简陋寺庙,他们去烧香祭祖,去拜祀天地,去祈祷神灵,去保佑太平。据说,这“太平”之意愿中还隐含一种深意,就是他们对“太平天国”似有一种暗自怀恋,对太平军还有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对太平天国还有种灵魂不灭的情愫表达。久而久之,人们索性把这山沟彻底易名为太平沟,这或许就是他们对那段历史的一个怀念和希冀。由此该名一直沿用至今。

到了光绪15年,即1898年之际,朝廷正式下御批决定在此地成立观都金厂,并要求每年向上进贡黄金2万两以上,对此,号称老佛爷的慈禧还特意御封这太平沟为“胭脂沟”,一下子太平沟名声大噪,先后涌入淘金者2万余人,沉寂的山沟变成了沸腾的山沟,人们的纷然沓至,踏出了一条十里长街,商行、店铺、酒肆、青楼、赌场、茶馆、驿站、客棧,纷纷而起,一片灯红酒绿,一派旺盛人气,人称这里涌现出了一股“观都金潮”,看出了那场矿产资源的开发着实给这沉睡的山沟带来了不小的景气。

岁月如梭,百年皆去,当年的那些光鲜早已不在,但是久远的历史记忆却还依然飘荡在人们的脑海里。因而,前些年,市里、县里、乡里,灵机一动,便把这历史的记忆惟妙惟肖地铺展在了这片大地上。那是镇中心的一片丘陵大地,在那里呈现出了一个25万平方米的黄金古镇,虽说它是展示区,可他们根据当年小镇的特点,仿照那时的模样,筑起了城门,筑起了城墙,竖起了一面面颜色多彩的清军旗帜,城墙上还立起了满身铠甲的清兵塑象,朝那儿瞅去还真有几分相像。城院内自然是充满了当年的景象,如赌场,如青楼,如烟馆,如茶坊,如酒肆,如商行,如客棧,如邮局……还有一条条逶迤有致的砂石路,都能让人找到当年长街上那种灯红酒绿的影子,想象出这个闭塞的深山小镇在那个淘金时代里所曾有的喧嚣景象。尽管这里的東西都是仿造的,尚显简陋,但毕竟可以透过这些了解到那时的风土人情与“观都金潮”的一些景况,让人知道了这“胭脂沟”过去不少鲜为人知的东西。

特别是那几间独具一格的小展馆,飘荡着世纪的风云,显露着小镇的过去,使人窥到了清廷政权摇摇欲坠的没落与搜刮脂民脂民膏的腐败,窥到了那些众多淘金汉飘零凄冷的人生际遇和辛酸苦辣的生活况味,窥到了这小小山沟里曾经有过的人间百态及风流韵事。然而,这些已经成为了它的过去,变成了它的往昔轶事,凝成了它的历史记忆,它让小镇多了不少古往今来的故事,让我从心底生发着一种小镇不凡的感慨。

小镇确实不凡,它不仅历史厚重,而且也真的令人赏心悦目。你看它,既有百年兴衰的过去,还有山水依然的一方秀美风光,这风光自然是来自界江的风光,是来自森林的风光,是来自山野的风光,是来自生态的风光。走进它的乡间,一眼便能望到宛如银练般的那条黑龙江在这小镇的脚下缓缓而过,它像奔腾的骏马一样,一直流向下游的同江,然后汇入三江口,通过抚远进入俄罗斯的阿穆尔河。显然,这条原生态的界江给这小镇增添了一股野茫茫、绿葱葱、浩荡荡的大自然风光。要说的是,这江面乍看似乎不宽,可是越瞅越觉它浩淼壮阔,但见它山水相依,林密崖立,葱葱郁郁,有股无人涉入的原始气息。

细瞧那两岸都是连绵起伏的老林山脉,群峦迭宕的峭壁陡崖和那蜿蜒迂回给了它一副有如三峡般的风貌,故而“龙门峡”、“金龙峡”、“金满峡”呼之欲出,声名鹊起,站在船头放眼看去,还真有股“三峡”气势,那种秀姿与雄姿的交织,那种险峻与嶙峭的相伴,那种蜿蜒与逶迤的并现,使它透溢出了只有这段百里界江才有的一种浩瀚与雄浑。

来到这里必然要到它的临江森林公园里去看看。这可是一个原生态的大森林,大树有参天之高,有合抱之粗,有种类数十之多,徜徉这里实为森林浴、氧吧游,林中让你感觉爽爽的,吸口空气甜甜的。林中山路曲折,自然景致颇多,那400来米的巨大落差,显示出了龙江水畔的山谷有神秘兮兮的魅力,只见这庞大的山谷中,有上有下,有曲有直,有起有伏,有水有瀑,有桥有亭,一路走来,心旷神怡。由于地处江畔,他们给它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叫它兴龙峡。

听说这小镇很有一种风骨,它从不打搅外来势力的闯入与侵略,它曾抵制过沙俄的盗采黄金,也曾反抗过日寇的侵略掠夺。在江畔上那个古色古香的小亭,我停住了脚步,这亭里的石碑引起了我的注目,原来是后人为一位爱国的老先生所立。那是“9·18”风云突变的日子,日寇强占了东北,也逼近了这个山乡小镇,这位王姓老先生便赶在星夜里愤然刻石留字,即“此石可烂,倭寇之仇不可忘!”以示一腔爱国情怀,不料后遭口伪宪特迫害只好设法逃离,日本投降后才重返太平沟。故事虽小,却很感人,反映了太平沟有仁人义士,有爱国之志,看出了这里的革命烽火也是勃然不熄。历史已然过去,但它化为了一种激励,成为了小镇崛起的积淀。如今,太平沟正以一个新的姿态出现在黑龙江的沿岸,历史的风韵使他们增色不少,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的迅跑。

点,仿照那时的模样,筑起了城门,筑起了城墙,竖起了一面面颜色多彩的清军旗帜,城墙上还立起了满身铠甲的清兵塑象,朝那儿瞅去还真有几分相像。城院内自然是充满了当年的景象,如赌场,如青楼,如烟馆,如茶坊,如酒肆,如商行,如客棧,如邮局……还有一条条逶迤有致的砂石路,都能让人找到当年长街上那种灯红酒绿的影子,想象出这个闭塞的深山小镇在那个淘金时代里所曾有的喧嚣景象。尽管这里的東西都是仿造的,尚显简陋,但毕竟可以透过这些了解到那时的风土人情与“观都金潮”的一些景况,让人知道了这“胭脂沟”过去不少鲜为人知的东西。

特别是那几间独具一格的小展馆,飘荡着世纪的风云,显露着小镇的过去,使人窥到了清廷政权摇摇欲坠的没落与搜刮脂民脂民膏的腐败,窥到了那些众多淘金汉飘零凄冷的人生际遇和辛酸苦辣的生活况味,窥到了这小小山沟里曾经有过的人间百态及风流韵事。然而,这些已经成为了它的过去,变成了它的往昔轶事,凝成了它的历史记忆,它让小镇多了不少古往今来的故事,让我从心底生发着一种小镇不凡的感慨。

小镇确实不凡,它不仅历史厚重,而且也真的令人赏心悦目。你看它,既有百年兴衰的过去,还有山水依然的一方秀美风光,这风光自然是来自界江的风光,是来自森林的风光,是来自山野的风光,是来自生态的风光。走进它的乡间,一眼便能望到宛如银练般的那条黑龙江在这小镇的脚下缓缓而过,它像奔腾的骏马一样,一直流向下游的同江,然后汇入三江口,通过抚远进入俄罗斯的阿穆尔河。显然,这条原生态的界江给这小镇增添了一股野茫茫、绿葱葱、浩荡荡的大自然风光。要说的是,这江面乍看似乎不宽,可是越瞅越觉它浩淼壮阔,但见它山水相依,林密崖立,葱葱郁郁,有股无人涉入的原始气息。

大兴安岭古岩画中的龙雏形

唐李



S形鹿角龙形纹岩画

化“蛇身猪”,而鸟形首则代表太阳崇拜。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测,陶尊上的图案,正是大兴安岭岩画蛇身鹿角龙与代表红山文化的玉猪龙碰撞与融合的结果?

庄鸿雁说,早在《山海经》中就有关于黑龙江流域有龙的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咸。有肃慎氏之国。有蜚蛭,四翼。有虫,首有蛇身,名曰絜虫。”迄今为止,东北地区发现的“龙”,有大兴安岭山脉南端红山文化区域内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的C形玉龙,及红山文化区域发现的大量玉猪龙;有松花江流域左家山石猪龙;有黑龙江入海口处出土的蛇龙纹陶器;直到大兴安岭的龙形岩画。从形态上分析,大兴安岭岩画中的鹿角龙是将鹿角与蛇身融合在一起,而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和松花江流域左家山石猪龙则是将猪首与蛇身融合在一起,而有中华第一龙之称的三星他拉出土的C型玉龙,则介于两者之间。

龙的主体为什么主要是蛇? 庄鸿雁说,蛇具有蜕皮自新、冬眠春出的特点,这易使人联想到生命死而再生。蛇的交媾时间可延续10小时以上,蛇的头部外形酷似男根,因此,与生殖崇拜相关。中华文化史上最能体现蛇生殖崇拜文化特征的莫过于伏羲与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象征天地阴阳、雄雌构精,万物化生。从一般的蛇到蛇神的象征是龙在形成过程中的一次带有根本性的升华。

考察北方民族的原始文化形态,可以说龙蛇崇拜在满通古斯语族中得到血脉传承。清代吴振岳《宁古塔纪略》云:“萨满,大凡大小家中立木一根,刻蛇像以祀”。在满通古斯语族的萨

满文化中,蛇被视为太阳神,祭祀的蛇神神偶通常是长条形木雕,蛇的主要造型为双蛇对视交尾。鄂温克人也有祖先“舍卧刻”神来自头上长着两只犄角的15尺长的大蛇的传说。在通古斯诸民族萨满的传统祭神图案及神服装饰上,也有以龙蛇崇拜占据着主神的地位。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服饰图案,一般分为上、中、下三层,那乃人萨满服饰图的上界是蛇和四足蛇的天界,中界是大蛇和狩猎动物的地界,下层则是龟鳖的水界,并画有水波纹;双蛇纹是赫哲族萨满神鼓舞普遍的纹饰;在俄罗斯境内黑龙江流域霍尔河真嘎村的乌德赫人的萨满服饰上,也绘有三界图。“在一个由两条大蛇围起来的方框中,上界为对称的神鸟、太阳和天兔,中界为7个神人,下界为一条龙形巨蛇。”

我们知道,史前亚洲先民穿越白令海峡陆桥进入北美并沿着北美西海岸一路向南迁徙。那么在这个载沉载浮的途程上,有关龙蛇崇拜的形态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

《世界岩画·欧美大洋洲卷》载:“在北美西海岸的梵可维岛刻有海怪和龙,墨西哥的巴雅·加里福尼亚的圣弗朗斯柯崖壁上也绘有类似的怪物岩画,一条长达3.5米长着羚羊角的巨蟒,而另一条巨蟒身长达1.5米头部却长着鹿角。”在加拿大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崖壁上,也绘有水怪的形象,“水怪的形象长着动物的四条腿,却用鸟爪代替蹄子,背部有锯齿状的芒刺,头上有犄角,尾巴卷曲上翘,集多种猛兽与猛兽于一身,赋予其强悍的力量。至今一些印第安人仍然崇拜它,我们时常还会见到在岩画的水怪形象前,供奉着祈祷者的圣杖、衣服和烟叶之类的物品。”

根据著名岩画学者陈兆复先生的上述描述,庄鸿雁发现,在北美地区的岩绘中,不论是长着羚羊角和鹿角的巨蟒,还是长着犄角和鸟爪、背部带有锯齿状芒刺的水怪,都与中国的龙在形成过程中的初始形象相类似。

从大兴安岭“S”形蛇身鹿角龙岩画、红山文化的中华第一龙和赵宝沟文化的蛇身鹿形首、蛇身猪形首陶尊,到俄罗斯境内黑龙江入海口处的蛇形浮雕陶器,再到北美洲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密西西比河和墨西哥下加里福尼亚的长着鹿角的巨蟒和头上长角、背部有锯齿和鸟爪的水怪,都是以蛇身为核心,融合了鹿角、背部锯齿、鸟爪等其他动物的精华形成的。正是这些特征,融合成了类似最终的中国龙的图腾。庄鸿雁说这是她写的有关龙岩画的主要观点。换言之,从大兴安岭南端红山文化到史前亚洲先民穿越白令海峡陆桥进入北美并沿着北美西海岸一路向南迁徙的路线相吻合,绝非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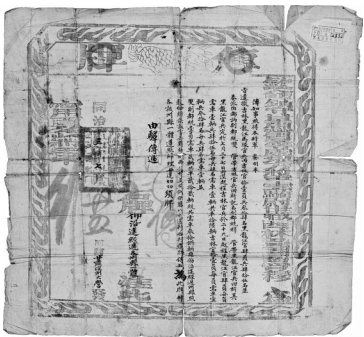
传牌是清代文武衙门下行文书之一。它是由驿传递方式,传知经过各州县驿站官民人等所应遵守、应禁止的事项,从起点传至终点,再行缴回官署。这种传牌尚少见及,它是否在一段时间使用而后来停止,现因缺乏资料,无法臆断。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这张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传牌高55厘米,宽52.5厘米,四周边框内印有火焰花纹,上部印有“传牌”字样,“传”与“牌”之间印有一个动物图案,均为蓝色。清代官员的朝服按品级是有严格规定的,宁夏将军属于一品武职,其朝服上的补子(清代官员的朝服上有一块方形图案称为补子)为麒麟,由此笔者初步判断,该动物图案极有可能是麒麟。传牌正文说明了遣撤回旗吉、黑两队官兵的人数若干,沿途经过州县需要供应车辆若干等内容。其全文为:“钦命镇守甘肃宁夏等处地方将军坐骑世职西林巴图鲁穆为传知事。照得本将军奏明奉旨遣撤吉林、黑龙江两队官兵。内吉林官拾壹员、兵叁拾肆名。黑龙江肆员,兵肆拾伍名,并奏派伯都讷副都统管带吉林官兵回旗,记名副都统穆管带黑龙江官兵回旗……黑龙江官肆员,每员需车辆壹,兵肆拾伍名,每兵肆名需车一辆,共车拾陆辆。吉林官拾壹员,每员需车辆壹,兵叁拾肆名,每兵肆名需车一辆,并副都统壹员,需车贰辆,共车贰拾贰辆。统共需车叁拾捌辆,应飭沿途经过州县照数备办,俟该官兵到境刻即换付,并照例供应,以利通行,合行遣牌传知。为此牌仰各该州县一体遵照办理,毋违切切。须牌。”开头一行是用蓝色事先印刷好的,其它字句为墨笔书写。结尾用朱笔手书“传”字,另起一行是“由驿传递”字样,再起一行是“右牌仰沿途经过各州县一体准此”,然后是“同治十三年七月廿五日自甘肃泾州(今甘肃泾江北)大营发”及“宁夏将军”字样,在宁夏将军后面用朱笔写上“行”。廿五日的“廿五”二字也用朱笔写上。在“为”、“传牌”等字上也用朱笔进行了标注,“标朱”是清代下行文的主要标志之一,它显示了发文者的权威,同时也起着强调及防伪的作用。在时间落款处钐有满汉文长方形“镇守宁夏等处将军之官防”的红色大印,其印文汉文为篆体,满文为本文,满文居左,汉文居右。

细细展阅这纸传牌,100余年的边塞史仿佛从岁月的长河中缓缓倒流而来。清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封建政权,维护统治秩序,先后调遣大批八旗兵驻防全国各地。八旗兵由皇帝直接指挥,其中负责保卫宫廷和京师的称为禁营八旗,驻守全国各

同治年间的传牌

戴丽艳



同治十三年
的传牌

军事重镇、交通要道和边防要塞的称为驻防八旗。宁夏地处边塞,古称朔方,历来为“北固关隘”,因此,宁夏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而被清朝统治者定为八旗驻防所在地之一。按规定,八旗兵驻防3年后,即调回原籍,另派八旗兵来接防。但到了乾隆年间,则经常不能按时换防,甚至拖延四五年之久,到后来则演变成不定期,再后来干脆规定协领(正三品官)以下全体满营官兵长期定居当地,不再换防。

宁夏驻防八旗的最高长官是宁夏将军,为一品(武职)大员。宁夏将军一职前后存在了219年,更换数十任。这张传牌的签发者为宁夏将军穆图善。穆图善(?—1887年),是一位从黑龙江走出的清代著名将军,字春岩,索伦那哈塔氏,隶齐齐哈尔镶黄旗。初以骁骑校迁参领,随军在直、鲁、晋、豫、皖进攻太平军和捻军,迭克城隘,赐号西林巴图鲁。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陈得才部联合捻军张洛行等部共20万人分3路攻陕西。穆图善随钦差、督办陕西军务多隆阿入陕,在紫荆关击败陈得才部,擢为西安右翼副都统。同治三年(1864年),多隆阿于临终前疏荐穆图善,命署钦差大臣,擢荆州将军,旋命帮办都兴阿军,同攻宁夏,因而在任宁夏将军。后又代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移师甘肃,进攻西北回民起义军。同治五年(1866年)署理陕甘总督。同治八年(1869年)卸署督之任,仍驻兰州。光绪元年(1875年),穆图善调署吉林将军。翌年擢察哈尔都统,光绪五年(1879年)出任福州将军。参左宗棠军事,击败法军于厦门。光绪十一年(1885年),再充钦差大臣,会办东三省练兵事务,在三省分别组建了练军盛字营、吉字营与齐字营。次年卒。

从乾隆即位后,宁夏八旗官兵改固定驻防,那么这张传牌中又为何遣撤吉、黑官兵回旗呢? 这与清廷战时征调军队密不可分。清代,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东北八旗多是昔日的“打牲部落”,他们长于骑射,十分骁勇善战,是清廷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有清一代,内忧外患、御敌平乱,几乎都调东北八旗官兵,其足迹遍及全国。同治年间,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等多次农民起义,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清政府遂频繁征调东三省旗兵。据统计,从1696年至1894年,清政府在黑龙江地区就抽调兵员69次,从而使之成了清政府的兵员基地。在《黑龙江志稿·武备志》中,详细记载道:同治元年(1862年),扬州、陕甘、豫省、荆楚等地不靖,调黑龙江马、步队1500余名赴各地助剿。”据该传牌记载,此次遣撤回旗的吉、黑官兵共有84名,随着战事的结束,这些幸存的官兵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然而,又有多少官兵战死沙场,尸骨埋在了异乡。有清一代,清政府频繁征调东三省旗兵,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东北地区军力锐减,当地八旗驻军大幅减员,为沙俄后来的趁虚而入埋下了隐患。

龙档珍存

本栏目稿件由黑龙江省档案馆提供



北国风



扫描二维码
关注北国风

风匣

聂孝明

早年,穷人家过日子,日子过得再烂包,生火做饭也要有个手摇风匣或者拉杆风箱。风箱和风匣是人们生活中必备的工具。

风匣,有的地方叫风车,我觉得叫风车不准。叫车的东西,应该能走能跑。如:推车、自行车、汽车、冰车……而风匣虽然能够转动,可它也只能待在原地转动,不能走不能跑,所以还是叫风匣为好。

在我老家使用的手摇风匣,从大体上看都是圆形的,不过,在圆形的下面有个扁方形的出风口,圆形的肚腹中间,有个手摇柄,手柄是个能转动的把儿,通过手柄的摇动,使风扇旋转动起来、产生风,风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炉算子上,使火苗子越烧越旺。

后来,我还看到过“拉杆风箱”。不管是手摇风匣还是拉杆风箱,都是烧火做饭使用的工具,它们的作用就是吹风,让火旺起来。

在我七岁那年,妈妈让我给她摇风匣。她教我怎么操作:首先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右手摇动风匣上的手柄,一下、两下,逐渐地学会了。

初次摇动风匣时,眼睛看着灶坑里的火苗呼呼的往上窜,连炉算子都看到了,火苗子舔舐着锅底,火燃起来的时候,感到脚底和小腿肚子被火烤的暖暖的。我第一次接触风匣感到新鲜和快慰。新鲜的是自己接触到了新鲜事物,欣慰的是自己小小的年龄,也能帮助母亲做家务了。

帮助母亲摇风匣,一天最多两次,每次就是几分钟。早晨母亲起来做饭,从来不让我那么早起床,啥时候,做完早饭后,她才把我们叫醒。有时候白天,我玩去了,不在,母亲就自己摇风匣。

风匣虽小,不是哪个木匠说做就能做的,就像有的铁匠不会打“马掌钉”。“马掌钉”虽小,那里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同样是“马掌钉”,有的“铁匠”打出来,不能使用,马活受罪。

拉杆风箱和手摇风匣,其做工也挺复杂,且各有优缺点。

等我上初中的时候,爸爸买来了小型的电动“鼓风机”,他的体积比手摇风匣或者拉杆风箱小好几倍,风力可不小,吹风还不用人,把插头往插座里一插,妥活。省心省力。

手摇风匣留给我很多童年的回忆,它像历史的“百宝箱”珍藏在我的心中!

